

一场车祸，两个女孩的人生互换
悲喜之间，谁的罪孽由谁偿还

意外生还

Unexpected survival

漪微

著

我们一生只能死一次，却可以复活很多次。
如果生命重新来过，你愿意做你自己吗？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意外生还

Unexpected survival

漪微

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意外生还 / 漪微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7. 3

ISBN 978-7-5552-4372-4

I. ①意… II. ①漪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1106号

书 名 意外生还
著 者 漪 微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
责任校对 贾迎春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崔 悦
装帧设计 苏 涛
照 排 梁 霞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印 张 11
字 数 25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372-4
定 价 3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小说

目录

Part I 生还/Survival

- Chapter 01 在这世上，你只有我而已 / 3
- Chapter 02 你们至少要让我死个明白 / 31
- Chapter 03 谁也不知道的话，都跟你说了 / 58
- Chapter 04 我一定是疯了 / 83
- Chapter 05 我真希望你死了而活的是她 / 100

Part II 互换/Switch

- Chapter 06 现在你完完全全是我的了 / 133
- Chapter 07 你过得也很不容易吧 / 150
- Chapter 08 世事难料，但我要亲手领着她走过风雨 / 171
- Chapter 09 要么现在就说出真相，要么永远沉默 / 201
- Chapter 10 任何毁灭都是一种救赎 / 225
- Chapter 11 我不会爱上任何人 / 243
- Chapter 12 就算是我，都开始同情你了 / 262
- Chapter 13 这只木偶从未变成活人 / 281

Part III 谋杀/Murder

- Chapter 14 我比任何人都更知道，她已经死了 / 295
- Chapter 15 这次，我不会软弱了 / 311
- Chapter 16 这个世界，本就是撒谎者的世界 / 331

尾声 葬礼/Funeral / 344

Part I

生还/Survival

意外生还

Unexpected survival

1994
10/10/94

在这世上，你只有我而已

Chapter 01

我在复健室里醒来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脸上缠满了绷带、纱布。

在来往医生护士的交谈声中，我得知自己经受了一场很大的灾难，受了严重的伤。颅脑的损伤最重，以至于丢失了全部的记忆。

脸部也受伤了。

我听到我的主治大夫说：“霍先生，拆除绷带后，如果发现夫人的面容与以前有不同，请不要太过惊讶。我们尽最大可能复原了，但仍有明显的差异。关于做整容手术……”

无疑，这话是对我丈夫说的。他听了医生的解释，沉默很久。

两个选择摆在面前——保留我原来的容貌，但会有错位和伤疤，只能慢慢恢复；做彻底的整容手术，那样，我将以完好的脸醒来。但究竟醒来的是怎样面容的我，还只能推测。

我刚刚恢复知觉的手背，被他的手掌包住。他的手很大，很暖。我的纱布上停了一片阴影，他在端详我受伤的面容。

“雅笙，你一定不能接受，自己的脸有任何不完美。”

仅仅是能听到他声音的我，也在当时就意识到，他不是在做征求我的意见。他攥着我的手，他想要触碰我的脸，但他的话语很难说有任何感情。

他只是打量着病床上的我，下了一个理性的论断。

丈夫。

我完全不记得自己结过婚。

我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了。

名字……

雅笙，这是我的名字。

加诸我身的苦难全部结束时，大约是决定要进行整容手术的两个月之后。在这两个月里，我的意识已经恢复大半，我大多时候都是清醒的。

我贪婪地听他的声音，那些话语犹如甘露注入我的大脑。我的大脑如今是一块松弛的海绵，一片干涸的荒原。我什么也想不起来，于是日益急切地盼望着找回记忆。而找回记忆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听他讲。

“雅笙，你感觉怎样？”

“痛不痛？哪里痛？”

“光很刺眼，对术后恢复不好……”他很不快，“护士，把窗帘拉上。”

“铃就在你右手边，如果有需要或不舒服，记得按铃。”

他的话并不能使我想起以前的事，不是说他的声音陌生——我倒的确是记得他的声音的。只是，他的语气简直像客观冷静的医生，根本不像急切地盼着妻子苏醒的丈夫。

“霍先生真是好。”他离开后，小护士发出艳羡的声音，“谁都知道他是大忙人，一天有十八个小时在工作。可现在，他一刻也不想离开夫人的床前。”这可爱姑娘的语调越发低沉，“真是老天妒忌，才刚新婚的一对好人，爱得如胶似漆的，竟遭到这种劫难……所幸性命还在，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”

我想，在与他面对面相见的那天，或许我会想起这别人口中“如胶似漆”的爱。

在那之前，我只能置身于白雾森林中，盲目无措地踽步行走。

他问我痛不痛，我的确是痛。严重的时候好像被人毒打，仿佛每根骨头都断了，再拼凑在一起，形成木头人般的我。每次在医生指挥下抬臂、抬腿，我都能听到关节发出咯吱咔嚓的声音，甚是可怕。

因为这些疼痛，我生出了另一种渴望，比起我和他的婚姻或爱，我更想记起的其实是，我究竟出了什么事？

从旁人的交谈中我大致了解到，是一场恶性车祸。

那辆车本来好好地环海公路上行驶，路上却突然奔出一个行人。司机始料未及，猛打方向盘，致使高速行驶的车撞向路边。当时车内有我，还有同我一起游玩的好友。

我侥幸生还，她却殒命于撞击引发的爆炸中。

没有人告诉我关于那个死去朋友的事。

不提她的名字，想来是怕我更加难过。有一个家人差点儿说出口，却让我丈夫发了很大的火，叫他滚出我的病房。

其实我不会更加难过，因为除了疼我什么也感觉不到。浑身如同被泼了硫酸的画布，千疮百孔，同时粗糙迟钝。跟我讲讲以前的朋友应该有助于我找回记忆，不是吗？我恨像现在这样，空洞萧索。

“雅笙，你什么也不要担心。”他说。

又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命。我很恼火，他如果一直这样说话，怎么可能是个温柔体贴的丈夫？

“可我……想要担心……”

周遭静谧足有三十秒钟的时间，大家才有了反应。

他们意识到，那是我从车祸现场被抬上救护车，再来到这家医院进行长达三个月的治疗以来，说出口的第一句话。

我终于从长久的静默中醒来了。

“医生……医生！”

有家人拉住了他：“亦琛啊，你不要这么激动……”

霍亦琛显然没办法冷静，医生急急赶来时，他在大声咆哮：“她的声音，她的声音怎么了？”

是的，我也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我声音沙哑低沉，好像抽了一千根烟。但，任何人从长眠中醒来的声音也不会是清亮动听的吧？我不服气地想，也没那么难听啊。

在那时，听到自己的声音还是很让我欢欣鼓舞的。真的，处于我那样支离破碎的状态，我连自己是个存在的人都不相信。

原来我是会说话的。这无疑让我有了一丝的确定感。

我丈夫可不这么想。

他们去了另一个房间谈话，而即便是隔着墙，我也感觉得到他的愤怒。我的医生很好，我很感激他。可霍亦琛就老是在苛责他，好像我变成如今这样子都是医生的错。

他发作的结果就是，医生被迫决定再为我做一个声带的手术。

这个消息，霍亦琛好心地通知了我。

“雅笙，你的声音会好的。”

我的声音本来也没什么不好啊，那好歹是活人的声音，我恨恨地想。凭什么要我再多做一个手术？我已经每天半夜都疼得睡不着觉了。

我做不到大声反驳，只好疯狂按铃，以此来表示不满。

于是他再一次攥住了我的手。

我试图挣脱，但即便我们都是健康的人，他的力气也大过我太多。我挣扎几下，被他牢牢地箍住，直到我精疲力尽，放弃了抵抗。

那时我忽然发现，他掌心传来的除了温暖与爱护，还有控制与管教。

“乖。”他说。

强迫我接受了他的决定后，他没有离开。我感觉到纱布外的世界从明

到暗，而他一直没有离开。他的手停止了紧握，转为轻松的搭持。只余我们两人时，他晃晃我的食指：“再说句话给我听。”

你不是不喜欢听吗？我赌气闭着嘴。我不想再说话，除了对他生气，还因为说话累且疼。

我右手已经可以稍微活动，他现在不使力，我得以从他的手中挣脱开来，将他手掌抚平，然后用指尖在他手上写了一个字。

换。

哈，原来我还会写字！

“天啊，以前是个多好的文盲，现在竟然识字了。”霍亦琛若有所思地喃喃，“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

我报复地掐他，接着又将那个“换”字重重写了一遍，差点儿没把他掐出血。

“换？”霍亦琛不解，“什么意思？”他是个聪明的男人，很快就明白了，“要我先说，你才说吗？”

我抓着他的手，继续写了三个字。

我是谁？

我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，不知道有没有戳疼他。

“这你早就知道了啊。”霍亦琛用他那平静的语气回答。

“你名叫靳雅笙，你二十四岁，你在夏天出生，你在出生那年的秋天认识了我。从去年的冬天开始，你是我的妻子。”他显得仁至义尽，“就是这么多。好了，换你说。”

尽管他偷工减料，而且说得好像我存在的意义只是跟他在一起，但至少我知道自己的年龄了。而且，我在夏天出生，那么该是双子座？巨蟹座？我会选双子座。让我是双子座吧。我在出生那年的秋天认识了他，说明我们是青梅竹马。去年冬天结婚……在我对时间的隐约感觉中，我推测我们结婚大约有一年。

他慷慨地给我如此充沛的信息量，我应该友好地回报一下。

可是，说什么好呢？我口干舌燥，慢慢地张开嘴唇。

“我们……很相爱……吗？”

应该是我的嗓音依旧沙哑难听，我明显感觉到，他的手僵住了。他似乎用了很大的克制力，才能不抽身而去。

我有了不好的预感，胸腔里那微弱跳动的小红物，骤然发冷。

霍亦琛恢复了平静：“当然。”

连感觉如此迟钝的我，都听出了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。

第二天，霍亦琛不得不跟我的医疗组去开治疗会议。说是“不得不”，其实这治疗会议是他强制要开的，医生们怨声载道。我很怕他的暴君作风会被连连叫苦的医生报复在我身上，幸好没有。

代为陪在我身边的，大概是我的一个闺密好友，又或是霍亦琛的妹妹，那时我实在分不清。我顾不得那么多，只是好不容易抓住一个霍亦琛以外的人，立马求她讲讲关于我的事，我这个人，我的婚姻。

“他那样回答吗？”这姑娘笑了笑，“雅笙，你不要想得太多。他对你是很好的，尽管我不知那是不是爱情……但他一直努力地对你好。”

霍亦琛和我从小一起长大。他到了该娶的年龄，我到了该嫁的年龄。身边的长辈撮合，朋友起哄，于是一拍即合，我就这样成了他的妻子。似乎，他当时并不太乐意，婚礼第二天就兀自出差了一个月之久，因此我们没有度蜜月。后来，也是聚少离多。

他另有喜欢的人吗？

“当然不是！”姑娘矢口否认，“他性子很冷，对人人都是一样的铁甲面、冰块心，才不会喜欢谁。”

我想再追问，听到病房门打开，谨慎地收了声音。

并不是我害怕霍亦琛，而是感觉得到，身边这个对我倾囊相告的姑娘很怕他。我不想连累她。

我知道，霍亦琛是来下达他的最新命令。

“明天拆绷带。”

霍亦琛想我做好心理准备，可我怎么也做不好心理准备。我只能枕戈待旦，睁眼度过一整个夜晚。

我同他面对面的时刻，就要来了。

我的眼睛没有太大损伤，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容貌。

看到了，然后呢？

如果还是想不起他，想不起我们……

愁思百结，黑夜漫长如一万年。

太阳升起，我被赶着进入那仪式。我躺在那里，麻木地任由护士摆弄。厚重窗帘遮挡住光线，因怕我一睁眼就被太强的白炽刺痛。我知道霍亦琛就在我面前，他的心跳跟我的一样急促。

面容上遮盖的布料一层层揭开，直至完全轻松。

我被告知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

世界由混沌变成明亮。这间淡绯色调的病房，陈列着许多祝福康健的花束。那情景让我奇怪地想到葬礼。当一个人死去，人们会赠送花朵。我受重伤，事实上也标志着我一部分的死亡。

我定睛看着面前身材修长的男子，他背对着我，微微沉肩，但掩不住一派玉树临风的身姿。他高大，有宽广的双肩和修长的双腿。

他竟背对着我……这场重逢，他竟比我还怕？

医生不由得笑：“霍先生，请转过身来吧吧。”

于是他转过身了，我们四目相接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像被吸住了一样。

不错，我认识他。那样墨蓝深邃的眼睛，高挺爽朗的鼻梁，轮廓坚毅的下巴。

我认识他，他曾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。

我微张开嘴唇，什么也说不出。

因为就只有这样而已，我“认识”他。

我知道自己是认识他的，但后面竟是一串空白。我本以为至少会想起一些夫妻的回忆，童年玩伴的回忆，但全是虚无，什么也没有，好像他这个人从我脑海中被连根拔起，藕断丝未连。

我呆滞地看他。

你是霍亦琛。

可你是谁？

事后回想，那真是一个毫无幸福感可言的劫后重逢。作为妻子的我，应该要悲痛但喜悦地哭泣。作为丈夫的他，应该要将我抱在怀里，温言软语地安慰。

可我没有哭，我瞪大眼睛看他，根本不含任何感情。那神情很像白痴。他当然也不会来抱我，他受了打击，拂袖而去。

杜莹心，曾帮忙看护我的闺密，好心地解释了他的行为：“你的脸还真是变了很多，他是因为这个才转身走开的。”她将我以前的照片拿给我看。照片中的女孩明媚而张扬，而不是现在的苍白和消瘦。如果我是霍亦琛，看到那样光芒四射的妻子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，大概也会觉得难以接受。

这是第一重打击。

第二重打击则是，我还是没有想起他。

杜莹心很是痛心疾首：“霍亦琛那么骄傲的男人，他一定觉得，即便你忘记了全世界，也绝不会忘记他。”

可我没有忘记他。我记得他，比记得别人都更深刻。眼前的闺密杜莹心，我就完全不记得。事实上，后来我又被指挥着见了许多人，那些人本该是我的朋友，但我一个也认不出。

这场生还，我确凿认得的人，只有一个霍亦琛。不只是认得，我心底还分明有些很痛的东西，与他有关。我会被他的眼睛摄住，挪不开目光。

说不定，这标示了过往的爱情与心碎。我暂时还不能想起任何实际的事情或片段。

可是，如果他因为失望而拒绝与我相处，我怎么能找回实际的事情或片段？

杜莹心宽慰我：“这才仅仅是开始。等到你一个个地见了家人，势必会大不一样。”

据说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医院，如我所见的医生，也都热情而有才华。但显然它的心理科室太过简单。我期待着一套系统科学的精神疗法来使我一步一步地走回过往，但到头来，医生们做的一切不过是像讲课一样，将过去灌输给我。

如果要这样做，那我比较希望是由我的丈夫来做……

可霍亦琛太忙，没有时间。

为我进行“复忆教程”的人，是我的婆婆胡之文。

婆婆是大家闺秀，在嫁入霍家前曾是一家能源控股公司的副董。她出身富贵，夫家同样富贵，没有付出过太多的努力，过着优渥的生活。

尽管她不是公公的发妻，而是他前妻亡故后的续弦，但她真心爱慕年长自己许多的丈夫，因此很幸福。她一生无忧无虑，一直到了花甲之年。尽管公公早亡，但她每天瞧着四个成器的儿子、一个端庄的大女儿，还有一个伶俐的小女儿，日子依旧开心惬意。

她说到这里，拿出家庭影集，点着叫我认。公公与一个前妻和一个前女友生的两个孩子，还有与婆婆生的四个孩子，一共六个兄弟姐妹——这可真是庞大的一家子。

我的公公老霍先生是出生于远东的中英混血儿，眉目深刻如镌，英俊潇洒。婆婆则是地道的东方美人儿，面如玉盘，眉眼细媚。他们的孩子无不遗传了父母的美貌，个个是人群中一眼便认得出的人尖子。

除相貌以外，才华也在霍家中流淌。并非所有儿女都是经商的奇才，他们中还有慈善人士、实业家、设计师、IT人士，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翘楚。

然而，我几乎是一个也没有认出。

只有几人有转瞬即逝的闪光，就像被人拿手电筒晃了一下。

可是，待我回过神，想再去捕捉那个闪光，它已经不见了。

婆婆不厌其烦地跟我讲解他们各自的名字、性格。我默念了几遍，大约能记住了。婆婆喜不自胜，以为我记忆恢复得很好。

是否这样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或许我只是记性好呢？

这一天真是格外漫长。

我累了，打着呵欠：“……亦琛呢？”

如果我那时足够敏锐，应该会注意到婆婆的不安。

“工作上的事，非得他去处理不可。”这本是一个足以搪塞过去的答案，但婆婆胆战心惊地继续解释，“雅笙啊，并非他不在于你。以前的事，都是以前。他心里毕竟还是疼惜你的，尤其这一遭劫难之后……”

我想听她说更多，然而她改换了话题。

“我方才与医生聊天，他说你恢复得很好，再过一个礼拜就可以回家了。是不是很开心？”

我不想她难过，所以微笑，但真是没有感觉到任何开心。

“那我留你睡觉了。明天见，要乖哦。”婆婆夸张地舞动她的小手跟我道别，好像我是两岁的孩子。

我不喜欢被独自留在苍白晦暗的病房中。灯光渐渐转灰，我靠在枕头上，辗转难眠——这样说很讽刺，因为我其实重伤未愈，很难在床上翻身。我盯着对面墙壁上一幅奇特的抽象画，好像有森森白骨堆在无边的黑布之上，交错融合。不久之后，我发觉那只是一张被裱起来的X光片。

因着一张X光片，我确实实地回忆起大学时我曾选修临床医学，并拿到了高分。我很容易地就想起了大学里的事，速度之快令我惊讶。

为什么对家庭生活，就没这么容易想起……

呃！

我一只脚已踏在梦乡的边缘，却被突然大亮的日光灯惊醒。我吓得缩

成一团，霍亦琛将我从被子里揪出来。白天，我想他时他不在；晚上，他却来吵我睡觉。

“我听说你的恢复进展并不乐观。”他用不咸不淡的语气说，“明天我们会飞往纽约市，去拜访我的好朋友。他在当地有一家久负盛名的诊所。”

所谓的“恢复进展”才只是一天而已，他就不能多点儿耐心吗？我大伤初愈，最不应该的就是到处移动。

“再给我几天时间，说不定会有飞跃。”我试着跟他讲道理，“再说，我的身体状况可能不适合长途飞行。”

“我很希望可以和他约在这里，但我们需要他那边的专业仪器和专家团。”霍亦琛思考得滴水不漏，“我会亲自保证飞行条件舒适，也会带上你的医生和护工，随时护你安全。”

他留下一段空白，等待我再次反驳。感受到我的宁静，他狐疑：“没有问题了吗？”

“有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“我不想去。”

“为什么不想去？”

“害怕。”

“哦。”他点头，“那就坚强一点儿。”

我不知还能怎样：“可不可以让我见妈？”

霍亦琛两道完美的眉高挑着，他很新奇：“你第一次这样叫她。”

不应该这样叫吗？那我以前管婆婆叫什么？

他很快回答：“这与她没有关系，是我的决定。”

身处冰冷漆黑的夜晚，我打了一个寒战。霍亦琛站在我床前，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夜魔。他要带我去未知的地方，用他高兴的任何方法对我进行揠苗助长。我抱紧了双膝，希望能惹得他产生些许怜悯。

“那我自己的爸妈呢？他们在哪里？”

自我发生这头等祸事以来，一直是婆家的人在照顾，我从未见过一个